

台灣新武俠小說力作

# 濁世情鴛

云中岳 著  
滿江出版社



I 247.58

49

# 濁世情鴛

云中岳 著

中



# 十一

“哼！你不要强辩。我曾经看到少林和尚，在西乡各处成群结队走动。你也在这里出没，分明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，好，先擒住你再说。”

“林姐，你冷静些……”

飞天夜叉哪能冷静？任何威胁到桂星寒安全的障碍，都必须尽可能加以排除。

一声娇叱，人剑俱进，轻虹剑迸发出万道彩虹，满天光华吞吐。

有理说不清，葛春燕必须自卫。

同时，一股莫名的妒气油然而生。

飞天夜叉本来与桂星寒是敌对的，银扇勾魂客曾经将经过告诉伏魔剑客一群人，之后才改变态度，从恩将仇报转变为相助桂星寒，这才成为同仇敌忾的朋友。

非女人不足以了解女人。

她也是与桂星寒冲突，转变成化敌为友的。而她对桂星寒，便因接触而产生令她依恋的奇妙感情。

飞天夜叉的转变，她一点也不喜欢。

“谁怕谁呀？”她也怒叫，剑一起雷电交加。

她的昊天神剑术，连桂星寒也赞誉有加，妒意激发了怒意，当然全力以赴。

拼武功剑术，飞天夜叉信心十足，敢向皇家侍卫挑战，凭借这份勇气就令人刮目相看了。

两人都对剑术下过苦功，都勇气十足信心坚定，搭上手各展所学，绝招杀着有如滚滚江河，奇招迭出险象横生，但见人影依稀，满天雷电声势骇人。

男随从双手持降魔杵，紧张地在旁戒备，女随从更是紧张焦灼跟着移动，苦于插不上手。

两人的轻功似乎也半斤八两，闪动进退速度之快，无以伦比，每一次生死须臾的接触，皆在电光石火似的瞬间开始与结束。

旁人绝对无法参与抢救或协助。好一场真正的超绝高手，惊险万分的势均力敌的拼搏，谁也无法在近期中获得上风。

逐渐打出真火，招式也就越来越凶险。

每一次瞬间强力接触，所爆发出来的震耳金铁交鸣声，也就越来越骤急，入耳惊心。这表示双方正逐渐放弃巧招，采用全力以赴的绝着，逐渐冒险切入近身，行致命的雷霆一击了。

如果再拖延片刻，将有人走险。

走险，很可能一接触便生死分野。

纠缠中，猛然传出一声最急剧的震耳剑鸣，旋动快速的人影倏然分开，震力将两人各震得退了三四步，剑上的劲道也半斤八两棋逢对手。

“今天非毙了你不可！”飞天夜叉怒叫，挺剑向前逼进，衣领中冒出由汗所蒸发出的雾气，象山中因气候激变所产生的上升云雾。

“我也有此同感。”葛春燕当然也不甘示弱：“你这种不讲理的人，死掉是最好不过的了。”

其实这是气话，为自己的性格掩饰，她就是一个冲动冒失，不太讲理的人。

双剑相对，即将爆发雷霆一击。

男女两随从，太过关注主人的安危，注意力全放在两人的激斗上，忘了留意四周的动静。

远处八个借草木掩身，逐渐接近的人，已到了三十步外，这时突然不再悄然接近，长身而起飞掠而进，三五起落便到了近旁。

男随从发现有人电掠而来，心中一惊，大喝一声，降魔杵一挥，飞快地堵住来向，迎接速度最快的第一个人，威风凛凛无所畏惧。

男随从以为是张家大院的人，是来接应葛姑娘的侠义英雄，必须阻止这些人加入，不在乎对方人多。

喝声惊动了两女，停止发招同向掠来的人注视。

“不许再进！”男随从大喝，声如沉雷。

领先到达的人刹住脚步，炯炯虎眼狠盯着凛若天神的男随从。

后面七个人随后到达，男随从脸色一变。

两个人是熟面孔：冷剑天曹和方世杰。

“他们是什么人？”最先到达的中年人，用洪钟似的嗓音向冷剑天曹问，不怒而威，气概不凡。

腰间所佩的刀是绣春刀，侍卫所使用的军刀。

七个人在左右列阵，一个个高大强悍气势逼人。

冷剑天曹与方世杰所站的位置，是地位最低的左外侧，不

但地位低，也没具有军人身份。

“启禀大人，”冷剑天曹欠身恭敬地回话：“那位姑娘姓葛，是陈大人允许她，帮助维持治安，身家清白颇有地位的人。那一个叫飞天夜叉，是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据说是一个女飞贼。”

“据说？”

“江湖人如此云云，属下没有了解详情。”冷剑天曹毕竟是个江湖名宿高手，不便乱入人罪。

事实上飞天夜叉出道为期甚短，身处京都的人，怎知道一些江湖传闻是真是假？不知者为不知，高手名宿岂能以耳代目信口开河？

“女飞贼如果属实，不能轻易放过她。”这位大人可不是不轻信人言的人，重责在身也不容许任何疏忽：“她们虽然身在警戒区外，但携有凶器就应该严办。”

“回大人的话，这位女飞贼是向天斩邪刀寻仇的。”冷剑天曹说：“属下曾经逮捕她，却被天斩邪刀救走了，他们之间，不知到底有何关系，搜寻天斩邪刀刻不容缓，可否交由葛姑娘处理？葛姑娘的武功足以胜任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天斩邪刀一定就在北面不远，必须尽快搜获他。”

“也好。”大人点头应允：“走！”

“葛姑娘，飞天夜叉交给你了。”冷剑天曹临行，向葛春燕交代：“咱们搜寻天斩邪刀的事十万火急，不能留下人协助你。”

八个人掠走如飞，向北如飞而去。

葛姑娘冲八人远去的背影啐了一声，伸伸舌头做鬼脸。

“你果然是协助他们的人。”飞天夜叉火又来了。

“见你的大头鬼！”葛春燕的气也上升了：“我和桂兄是好朋友。不久前，我和他在一起，宰了那个三寸钉天杀星魏不扬，就是那个改名为吴飞的死侏儒。你可不要红口白舌胡入人罪。”

飞天夜叉心中一动，怒火消了。

“不久前你和他在一起，宰了天杀星？”飞天夜叉不再冲动，开始用心机：“是真是假？你没扯谎？”

“用得着扯谎？哼！我挨了天杀星一枚毒针，不杀死他我哪有命在？”

“我不相信，说说看。”

葛春燕不想和飞天夜叉胡缠，她必须赶快回城，向陈百户传达桂星寒的口信，早走早好。

事不关心，关心即乱，她急于替桂星寒传口信，便忽略了其他的征候。

冷剑天曹本来是由陈百户指挥，而这一个佩绣春刀，气势威严的什么大人，把冷剑天曹当属下使唤，这代表什么意义？

当然，她不可能知道锦衣卫的指挥系统，也不知道锦衣卫先遣驻驾新郑有些什么人，陈百户专使的身份底细，她更是一无所知。

急于动身，她只好将与桂星寒在一起的经过说了。

飞天夜叉听完，大吃一惊。

抱獐山破庙，位于北行大道旁不足一里，正是最重要的戒严区。

皇帝车驾经过之前，抱獐山附近，恐怕每株草木都经过仔

细搜寻了，桂星寒居然在破庙约会，简直拿自己老命开玩笑。

“你的话，我还没能全信。”飞天夜叉不动声色，脸色仍然难看：“在查证之前，暂且放你一马。”

“你少吹牛，你根本奈何不了我。”葛春燕撇撇小嘴：“你不必奢言放我一马，你们三个人一起上，本姑娘还不在意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飞天夜叉又冒火了，剑举上啦！

葛春燕倏然飞退三丈外，化不可能为可能。

不必起势前跃三丈，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，她竟然能在原地猝然飞退三丈，简直惊世骇俗。

“唔！逃的功夫确是了不起。”飞天夜叉由衷地说，也感到有点心惊，虽则语含嘲弄。

“你飞天夜叉会飞，也了不起呀！”

“少给我贫嘴。”飞天夜叉又要冒火了。

人哪能飞？葛春燕的话，讽刺的成分浓厚，并非真心奉承。

“就算你会飞，我也不怕你。”葛春燕傲然地说：“将来，我也要取一个能飞的绰号。”

“飞蛇、飞鼠如何？”飞天夜叉以牙还牙嘲弄地说。

“狗嘴里长不出象牙。”

“那就飞狐吧，你可真像一个狐狸精。”

“啐！”

“我郑重警告你。”飞天夜叉笑容敛去，声色俱厉。

“你算什么东西？哼！”

“今后你必须离桂星寒远一点。你们这些替官府做走狗的人靠不住。”

“你少管我的闲事。”葛春燕飞掠而走。

“我们去找他。”飞天夜叉向两随从匆匆挥手，向北急奔。



抱獐山距城二十余里，实在不能称之为山，树林却相当茂盛，人藏身在内很难发现。

冷剑天曹八个人，并非以抱獐山为目标，本能地向可能有人隐藏的地方走。

他们也无心留意搜寻每一处地方，八个人也搜不了多少可疑处所，走在一起不住张望，用意就是将天斩邪刀引出来。

真要穷搜，出动上千兵马也无能为力。

远出五里外，前面是一座颇广的树林，远在外里，便可看到一个人站在林外，向他们远眺。

“就是他！”方世杰目力锐利，对桂星寒大概印象深刻，一看外型便知道遇上了目标：“天斩邪刀，他佩刀的方式一看便知。”

“你们不可鲁莽，由本座与他打交道。”那位大人冷静地交待：“留意信号行事，我不希望白跑一趟，如果让他逃掉，我唯你们是问，唔！他像在等我们。”

对方没有“动”的迹象，应该是在等候他们。

以身作饵现身招引危险性甚高，一头闯进埋伏里后果严重。大概八个人信心十足，艺高人胆大，不怕一头栽入陷阱里，人多其实也不怕埋伏。

“他所站的地势高，早已发现我们了。”另一人脚下放快：“故意现身引我们的。长上，我们反被他引来，情势恐怕失去控制，对我们不利。”

“废话！”

一眨眼，林前的人影不见了。

“快！”

八人狂风似的赶到林前，傻了眼，树林广阔，人可以藏匿在任何地方，如何找？

“天斩邪刀，我们要和你谈谈。”为首的大人只好高叫，实在不知该如何搜寻。

林空寂寂，高叫了三次毫无回音。

冷剑天曹心中雪亮，双方一定会作决定性的解决。

天斩邪刀既然现身将他们引来，决不会一走了之，也不会因为他们的人多，而心怯溜之大吉。

八比一，他们掌握了胜机。

可是这位号称剑客的名宿，却有点忧心忡忡，被对方先发现引来，心理上也就有了被动的感觉，心中不是滋味，从猎人变成了被猎者，心理上所承受的压力要沉重得多，信心也就大打折扣。

上次他们的人更多了几倍，天斩邪刀还不是来去自如？

他们不想分开搜寻，而情势急迫，不容许他们定下心来等候，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。

“姓桂的，咱们要和你谈谈。”冷剑天曹只好硬着头皮，亮大嗓门高叫。

领队的这位大人脾气不怎么好，但也不得不压抑火气，忍下在附近狂搜的冲动，已经知道狂搜无济于事，偌大的树林区，八个人实在无能为力。

“时辰未到，没什么好谈的。”西面远处，传来桂星寒震耳的语音。

桂星寒拒绝谈，理直气壮。约定申牌初，在抱犊山破庙谈，目下是未牌初早着呢！而且这里距抱犊山也有七八里，时地都

不对。

葛姑娘的口信哪能传得这么快？

“你是个胆小鬼吗？”冷剑天曹用上了激将法。

“你自以为是大胆的英雄？”

“在下一代名剑客，本来就是英雄。”

“好，你一个人过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冷剑天曹心中一跳，反而被激了！

“这可以证明谁是胆小鬼，阁下，希望你不是一代胆小名剑客，我等你。”

为首的大人，向他打出只有自己人才懂的手势。

“我来了。”他把心一横，向声音传来处奔去。

军令如山，他也不甘心作胆小名剑客。即使那位大人不打电话命令他前往，他也必须硬着头皮上。

他不可能知道桂星寒藏身在何处，只好昂然向前走，让桂星寒找他。他并不急于与桂星寒碰头，争取同伴布置的时间。

姜是老的辣，桂星寒果然不出所料来找他了。

“你不必往前走了。”身后突然传来桂星寒的语音，似乎发自耳后。

他心中一跳，但不慌不忙徐徐转身。

桂星寒不曾在叫阵之后，从背后袭击他。

上次桂星寒突然从屋内制住他，双方并没交手，那次被制完全是意外，因此他还没弄清桂星寒的武功根基，也就自以为桂星寒不见得能胜得了他。

桂星寒并没附在他身后，而在右后侧三丈以外，语音似乎发自耳后，那是上乘的传音技巧而已。这种技巧并非什么不传

之秘，比千里传音术差远了。

“阁下，你已经完全了解项某的身份，是吗？”他暗中默默行动，沉着稳定颇有老江湖的修养：“你还知道些什么？”

“该知道的，在下都知道。”桂星寒更为沉着，语气不凌厉，不带霸气：“不知道的也有，所以要向你揭秘解惑。”

“你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是犯天条的吗？”

“决不比勾结妖逆龙虎大天师严重，不要抬出天条来唬我。”

“不关你的事，阁下。”

“正相反，我是你们勾结之下的受害人。我要知道内情，因为这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天下各地官府，都有捉拿妖逆余孽就地斩决的指示。你们身为锦衣卫皇家禁军身份，怎么可能与妖逆勾结？除非你们存心附匪，在此地图谋即将到来的皇帝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

“你是不打算吐露勾结内情了？”

“咱们这些人，只知奉命行事。你口中所谓的妖逆，何以为证？龙虎大天师在何处？你见过他与咱们在一起吗？”

“这些强词夺理的话，你可以向新郑的百姓说，在下不吃你这一套，我要用我的方法和你理论。”

“你要……”

“把你弄到手之后……”

左侧人影电掠而至，七个人分两侧堵住他的退路。

一声冷笑，天斩邪刀出鞘作龙吟。

“逆犯好大的狗胆！”这位大人虎目怒张，威风凛凛，声如乍雷打断桂星寒的话，那君临一切的气概十分慑人，真有虎将

的威势。

“哦！你这混蛋是什么东西？”桂星寒不怒反笑，有意激怒这位不可一世的大人：“我敢打赌，你要不是吃错了药，就是疯了，或者是一头疯狗。”

“大胆匪类！”

“闭上你的狗嘴！”桂星寒破口大骂：“你不要扮疯狗乱吠乱咬人。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混蛋，凭什么指我是匪类逆犯。你看你，穿得像半民半匪，佩了杀人的刀，说的话却又不像百姓平民，你凭什么在我面前胡说八道？我穿的佩的与你相差不远。还有，那个混蛋杂碎。”

他用刀向方世杰一指，方世杰本能地惊退了一步。

“他在大街上，无缘无故纵奴仆行凶，而且乘我不备从背后偷袭，打了我一记致命的九绝溶金掌。你们凭什么任意杀人？在下在大街上行走，清清白白的穿街过府正常旅客，你们为何不问情由便下毒手杀我？接着再勾结在陕西造反的弥勒教妖孽，联手四出搜杀我无休无止。你们这些勾结匪类的狗杂种不死，天道何在？不幸光你们这些贼王八，决不罢手。”

他糊涂装到底，不指出对方是锦衣卫的身份，干脆就指称他们是匪类，以便制造大开杀戒的借口。

就算对方敢冒泄密的大不讳，透露锦衣卫身份，他也可以用对方勾结匪类的罪行，指对方也是叛逆而大张挞伐。官匪勾结，人人得而诛之。

“在下奉命查缉奸宄匪徒。”方世杰大声分辩：“你这混蛋一脸贼相，所以要捉你法办……”

“狗东西！你就是奸宄匪徒。你奉谁之命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查缉奸宄匪徒，是新郑捕快的事。你撒泡尿照照你的脸孔，你

像个捕快吗？”

“在下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你是不折不扣的大混蛋，勾结弥勒教妖孽逆犯的主谋。那个被你弄到民宅的漂亮女人就是弥勒教圣香堂的香主七仙女之一。”

“你也无凭无据指证她是弥勒教的人……”

“那我就唯你是问！”

刀一扬，方世杰又吓了一跳。

“本座从京师来，先锋营指挥，御林军中军百户罗。”那位大人不得不亮身份了，一字一吐神气得很：“京都禁军南巡，奉命肃清沿途匪类，你……”

“你这混蛋居然是禁军的军官，居然穿了便服，居然公然勾结逆匪陷害无辜，证据确凿，罪加三等。”桂星寒兴高采烈大叫大嚷，高举钢刀：“好哇，大爷把你们剁掉手，穿了琵琶，拖至官府领赏，告发你们通匪的罪状，一定可以领一份可观的赏银。”

“闭嘴……”

“匪官看刀！”他声如沉雷，挥刀直上。

理直气壮，当然勇气百倍。

罗百户快要气炸了，脸都变绿啦！在京都，锦衣卫被人看成毒蛇猛兽，作威作福任意死人活人，操生杀大权无恶不作，不论是在京或出京，天下臣民谁敢在他们面前抬头说话？

这可好，碰上一个胡说八道的狂汉，不但骂得痛快，而且气吞河岳挥刀，这还了得？

“我要剁碎了你喂狗！”罗百户咬牙切齿，拔出绣春刀疾冲相迎。

就在双方即将接触的瞬间，罗百户的四个手下，几乎在同一刹那左手急扬，右手刀以比罗百户的速度快一倍的身法，猛从两侧扑上了。

四种暗器先发，飞刀、钢镖、铁翎箭、铁蒺藜，全是歹毒的利器，四个人面对面发射，计算极精，决不会误伤到自己人，大概平时配合得十分圆熟。

四把刀形成聚合的刀山，劲道之快速猛烈极为惊人，一看便知是武功超绝的高手，御前带刀侍卫中的顶尖超拔人才。

桂星寒早就料到这些人的意图，一个先锋营指挥，拥有许多部下，怎么可能亲自挥刀与匪徒搏斗？身临前敌本来就是兵家大忌，主将一死必定全军大乱。而且看罗百户挥刀迎上的气势举动，也没有奋勇格斗的意念。

他前冲的身躯突然前仆，身形一旋便滑到罗百户脚前，本来是头前脚后的，倏忽中脚旋出前面，一脚扫中罗百户的右脚。

所有的暗器落空，四把刀也来不及折向下劈。

一声怪叫，罗百户扭身便倒。

他的身形贴地而转，刀伸出了。

千钧一发中，冷剑天曹、方世杰和另一位使剑的中年人，三把剑齐向下指。

一声长笑，他反面向后面的四名使绣春刀的人飞跃而起，刀光似惊电，从最右侧的两个人身后一掠而过，远出三丈外倏然转身横刀屹立，仰天狂笑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他的长笑声向四面轰传，震耳欲袭：“太爷要逐一摆平你们，说一不二。你们死不了，太爷不要你们的命，我要让那位回老家的皇帝，明白你们勾结逆匪的弥天大

罪。”

两个人的右脚，皆齐膝而折，摔倒在地挣命，连坐起来扼住断脚的精力也没有了。

片刻如果无法裹伤，必将鲜血流尽而死。他口说不要这些人的命，这些人不裹伤，人死了不是他的错，他并没食言。

罗百户不但不救助伤者，反而领了两名侍卫，狂怒地挥刀向桂星寒冲去，似乎同伴受伤是极为平常的事，大概这就是所谓纪律吧，杀敌第一，救伤不是身临前敌第一线兵士的事情。

桂星寒开始游走，要把这些实力仍在的人引散。

冷剑天曹不是军人，有丰富的应付江湖武朋友的经验，看了罗百户有勇无谋的表现，心中一凉。

“罗大人，不能追逐。”冷剑天曹不得不提供意见了：“你会让他逐一把我们杀掉的，这匪徒全凭身法快速灵活，把我们引散以便分而击之。”

罗百户终于醒悟，停止追逐结阵后退。

六个人半弧形列阵，三把刀三支宝剑实力仍在。

桂星寒在三丈外不再接近，横刀屹立豪气飞扬。

“你们以为阵脚很坚固是不是？”他逐一打量这六个人，找寻弱点：“暗器远攻，刀剑近身合击，主意不错，问题是你们六个人，是否能每个人都能圆熟地配合，能否六合一，看刀！”

刀光乍起，像一道闪光，绕向对方的右侧后方，快得难以看清人影，只看到淡影流动，刀光似电。

阵势立乱，岂能在原地等候接斗？所有的人，皆追逐着刀光左抄右截。

疯狂暴乱的片刻周旋，漫天彻地的刀光剑影激旋狂舞，利刃破风的啸吟动魄惊心，不时爆发的金铁撞击声，令人心沉胆



颤。

蓦地传来一声厉叫，接着又是一声惊呼。

人影飞抛，另一个滚动。

暴乱倏然中止，风止雷息。

“叭达！”飞抛的人摔出两丈外，右腿骨像是断了，小腿软绵绵拖动，已失去了作用。

滚出丈外的人，右臂似已失去活动的的能力，刀已不在手中，痛得挣扎难起。

桂星寒远在两丈外，右手拖住那位使剑的中年人背领，像狼叼住一头小猪拖着走，光芒四射的天斩邪刀，在对方的颈旁磨动，用的是刀背。

只剩下三个人：罗百户、冷剑天曹和方世杰。

倒地的与被擒的三个人，幸好都是完整的。

“滚！”桂星寒沉叱，一脚将擒住的人踢倒。

“这次在下用的是刀背。”他轻拂着刀，瞥了罗百户三个陷在惊恐中的人一眼：“在下的刀不宜使用刀背敲人，稍差分寸便只能杀人。下一次，你们三个，可别撞上我刀上的背刃，小心了。”

他的刀尖前三分之一，背部开锋等于两面开刃，与剑相同，所能使用的刀背范围不大，刀背挡架兵刃或者敲击，稍差分寸便损及锋刃，所以已损失拚命单刀的一半功能，交手时须避免使用刀背，而刀背却是封架的最佳部位，缺了口的刀剑，不能再使用了。

雷霆一击，表示他有以一比六的攻坚力量，而且仅用技巧，便摆平了一半人。

一个右腿骨被敲断，一个右肩骨也敲裂了，一个被踢断了